

前几天气温骤降,忽然变得很冷。江边散步,寒风往脖子灌,居然看到一只黑天鹅,十分孤独地在江面漂游。当时十分吃惊,不敢相信自己眼睛,之后连续几天去江边寻找,想看看它在不在。显然不在了,看不到它的踪影。黑天鹅去哪了,有点为它的命运担心。上网搜索,想看看有没有它的消息。还真的是有,有人也看到这只黑天鹅,不仅跟我一样好奇和担心,还把消息发布到网上。没交代黑天鹅的下落,也就是说,他也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不知道它又去了哪里。很可能不了了之,在浩瀚的长江,毫无伤害地抓到黑天鹅,应该不是件容易事。通过上网检索,终于知道不少黑天鹅知识。首先知道不是候鸟,它不会到时候来,到时候去。中国的黑天鹅,基本上是在哪出生,便在哪养老。换句话说,看到的这只黑天鹅,绝不可能从原产地澳大利亚飞过来,它肯定是从附近公园逃出来的,是入了中国籍的本地移民后代。

我们能见到的黑天鹅,跟冬瓜一样,都是人工引进,都是外来物种。很多地方在饲养,它们的繁

黑天鹅去哪了

叶兆言

殖能力极强,专家给出的数据让人震惊,非人工圈养的黑天鹅,越狱成功逃逸者,经过一代代发展,遍布西藏之外的各个省份,保守数量已近7000只,而且还在指数级增长。因此,在江边看到黑天鹅,既用不着大惊小怪,也不必为它的安全操心。杞人何必忧天,如今的网络几乎万能,不上网不知道,一上网吓一跳。我们普通人还在欣赏它的美丽,还在担心落单的黑天鹅会去哪,专家却已开始担心,担心演变成一个潜在的“生态黑天鹅事件”。

黑天鹅与“黑天鹅事件”是两码事,后者是指难以预测的罕见风险。在专家眼里,人见人爱的黑天鹅,如果管控不当,极有可能从观赏物种,演变成新的生态风险,变成下一个“加拿大一枝黄花”,下一个巴西“红耳彩龟”。预防永远比补救更重要,在我国,加拿大一枝黄花是常见的恶性杂草,红耳彩龟则被列入《中国外来入侵物种名单》。

“莼鲈之思”是个有名的典故,“莼鲈”不仅是吴人乡愁的寄托,也是张翰淡泊之志的写照,事实上张翰心中牵记的还有另一种美味——菰菜。《晋书》中记载,“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张翰是苏州人。苏

一般来说,赏秋的最佳时候是从处暑过后到霜降之前这一段。就像林语堂在他的《秋天的况味》中所说的,“大概我所爱的不是晚秋,是初秋,那时暄气初消,月正圆,蟹正肥,桂花皎洁,也未陷入凛冽萧瑟气态,这是最值得欣赏的。”其实晚秋也有晚秋的好,此时各种叶子经过霜降之后都会呈现出油画般的色彩,红的红,黄的黄,绿的绿,层林尽染,五色斑斓,一点儿不比春花逊色,所以杜牧才会说“霜叶红于二月花。”

秋天,因其美好而愈显其短暂,一场风雨,桂花就落满了地,一次寒潮,银杏叶就凋零了,所以一定要趁着大好秋光,出门去赏秋。所以进入秋天之后只要秋高气爽温度适宜,我很少蜗居在家中。一路追逐着秋光,拍美照配美图配文案发朋友圈,这已经成为我秋天经常做的事情。

时光荏苒,算起来,进入上海市文联这个大家庭,加入上海翻译家协会,应该已经接近20年的时间了,在这里,我见到了非常多的同行和同好。在众多与翻译相关的协会中,用“翻译家”来命名的,上海翻译家协会是独此一家。当然,上海当得起。因为从第一次文学翻译高潮开始,上海就是翻译家——而且是作家声名更盛的翻译家的汇聚之地。鲁迅在上海主持的刊物,其中翻译文学占到相当比例,他本人也是一个大翻译家,把译介他国的文学视为新文学启蒙的重要途径。我们当然不会忘记傅雷在徐家汇的书房点起的灯火,他应该是在这里萌生了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念头吧。而更为我们所熟知的是,一生大多数时间都居住在上海的巴金通晓英、法、日、俄等多种语言,翻译作品三百余万字,一向把翻译视作“学习”写作的好方式……

我进入上海翻译家协会的时候,还有幸相识了在改革开放之后不久就再次掀起文学翻译高潮的中坚力量,翻译了托尔斯泰的老会长草婴,著名的儿童文学翻译家和作家任溶溶,翻译了艾略特的《汤永宽》,翻译了普希金的《冯春》,还有翻译了大量经典

世事不可逆见,危言难免耸听,在我这外行看来,黑天鹅并不是什么坏事。专家担心它繁殖能力强,没有天敌,以水生植物为食,适应能力爆表,逃逸

后在野外能活得很好。担心它会反客为主,与本土的雁鸭水鸟争夺食物和地盘,挤压“土著居民”的生存空间。更夸张的是,黑天鹅甚至还会用嘴攻击人类,有人在河里游泳,太接近它了,结果背部被啄伤。

在普通人印象中,天鹅是洁白的。第一只黑天鹅出现时,人们的认知被彻底颠覆。陈村老兄说的对,天鹅好看,无论黑白。根据百度介绍,《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黑天鹅属于“无危”状态,是“无生存危机的物种”,并不是什么国家保护动物。既然这样,就不用太担心,不用担心落单的黑天鹅能否活下去。也不用担心数量太多,起码在目前,它们仍然非常可爱,如果秦淮河里有几只黑天鹅在游弋,长江的江面上有一群在飞行,视觉上应该是很美好的。不用害怕它,有人在,这不会是问题。有句俗话,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癞蛤蟆吃不到天鹅肉,人要是想吃,并不难。

菰与莼

戴蓉

州有个古城门叫葑门,这名称的由来有多种说法,其中的一种就是附近多水塘、盛产葑,而葑正是菰菜,也就是茭白。

苏州同里的退思园中有一处名为“菰雨生凉”的临水小轩,据说取的是彭玉麟题西湖三潭印月联句“凉风生菰叶,细雨落平波”之意。此轩背临荷池,

赏秋正当时

王玲珑

秋天,因其美好而愈显其短暂,一场风雨,桂花就落满了地,一次寒潮,银杏叶就凋零了,所以一定要趁着大好秋光,出门去赏秋。所以进入秋天之后只要秋高气爽温度适宜,我很少蜗居在家中。一路追逐着秋光,拍美照配美图配文案发朋友圈,这已经成为我秋天经常做的事情。

时光荏苒,算起来,进入上海市文联这个大家庭,加入上海翻译家协会,应该已经接近20年的时间了,在这里,我见到了非常多的同行和同好。在众多与翻译相关的协会中,用“翻译家”来命名的,上海翻译家协会是独此一家。当然,上海当得起。因为从第一次文学翻译高潮开始,上海就是翻译家——而且是作家声名更盛的翻译家的汇聚之地。鲁迅在上海主持的刊物,其中翻译文学占到相当比例,他本人也是一个大翻译家,把译介他国的文学视为新文学启蒙的重要途径。我们当然不会忘记傅雷在徐家汇的书房点起的灯火,他应该是在这里萌生了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念头吧。而更为

我们所熟知的是,一生大多数时间都居住在上海的巴金通晓英、法、日、俄等多种语言,翻译作品三百余万字,一向把翻译视作“学习”写作的好方式……

我进入上海翻译家协会的时候,还有幸相识了在改革开放之后不久就再次掀起文学翻译高潮的中坚力量,翻译了托尔斯泰的老会长草婴,著名的儿童文学翻译家和作家任溶溶,翻译了艾略特的《汤永宽》,翻译了普希金的《冯春》,还有翻译了大量经典

读过爱尔兰的短篇小说大师威廉·特雷弗那部精美的短篇小说合集《被困住的人》,我

就去网上查了一下。让我意外的是,特雷弗除了16部短篇小说集,还有29部长篇小说。如果是这样,那“爱尔兰的契诃夫”的美誉就太容易导致误解了,就好像特雷弗的长篇小说可以忽略不计。

正好手边有今年刚出的《阅读屠格涅夫》,收了威廉·特雷弗的两部小长篇:《阅读屠格涅夫》和《翁布里亚之家》,于是我就先读了前者。读完我就得出了结论,特雷弗在长篇小说上同样是大师级的——尽管我只看了其长篇小说的二十九分之一。在《阅读屠格涅夫》里,他所展现的精湛技艺、富有层次感的严谨结构,独特的视角与令人震惊的深度,不仅绝不输于其最好的短篇小说,还让人有别开天地之感。

这部作品写的是,玛丽·露易丝因只简单考虑了物质条件就嫁给了开布料店的埃尔默,结果夫妻关系有名无实,她还要忍受两位大姑姐的欺负。后来偶然重逢的表弟罗伯特,成了她唯一的心灵慰藉。体弱多病的罗伯特在郊外过着孤独封闭的生活,除了读几本屠格涅夫的小说,摆弄父亲遗留的那些士兵小人偶,在荒野里望风景和飞鸟之外,别无所好。等到他们刚确认相爱,罗伯特就突然病故。爱与死的刺激,让露易丝陷入严重自闭,后被送进精神病人疗养院。在那里她读屠格涅夫小说,写日记,在想象中继续着恋情。多年以后,埃尔默接她出院,她提出死后要与表弟合葬,因为他们

从前遍植荷花、菰、蒲和芦苇。轩中能听到流水声,是绝好的消夏之处。江南文人乐水。汪曾祺有本小说集叫《菰蒲深处》,他在自序中写道:“我的小说常以水为背景,是非常自然的事。记忆中的人和事多带有点泱泱的水汽。人的性格亦多平静如水,流动如水,明澈如水。因此我截取了秦少游诗句中的四个字‘菰蒲深处’作为这本小说集的书名。”

菰最初是一种野米,产量低,采集困难,如今人们吃的茭白,其实是被“黑穗菌”感染的菰菜。菰被感染后无法开花结穗,大量的养分转到茎部,形成了饱满的肉质茎。美食纪录片中入馔的嫩茭白,远看就像水晶盘上的白兰

花。家常小菜里,简单的油焖茭白或将它切丝与肉同炒就相当美味,有水生植物特有的清鲜。茭白的口感介于脆与软之间,入口有微微的韧劲。在友人的家宴上吃过一道虾籽酱油炒茭白,真是隽品。最初认识菰菜,是在杭州的“楼外楼”。“西湖菰菜汤”里的菰菜脆滑,在火腿丁和虾仁吊出的鲜汤中载沉载浮。后来在江南大大小小的饭店里,陆续吃过莼菜银鱼羹、莼菜鲈鱼羹、莼菜牛肉汤。莼菜味淡,必须与荤汤搭配。有位大厨曾向我描述做莼菜鱼丸汤的步骤:巴沙鱼去皮去骨,加冰打成泥,鱼泥加入葱姜水搅拌到起筋,冷水小火加温成形,在鸡汤中余煮,浇在预先烫过的莼

菜上。他说菰菜要嫩,形状像微弯眉毛的为佳。菰菜生长在水质良好之处,最有名的产区是西湖和太湖。采摘菰菜需要耐力和技巧。采摘者独自趴在一条小船上,说是船,其实更像是木桶。人的上半身是悬空的,为了防止船尾翘起,必须压上几块石头来保持平衡。小船浸在水中的深度很有讲究,太深会压到菰菜,太浅则无法把胳膊探入水中采摘菰菜的嫩芽。菰菜细嫩如茶芽,又带有黏液,只能手工摘取,而且不能戴手套。采菰菜的人凌晨四五点下水,下午才能收工。从航拍的镜头看,小船在莼菜漂浮的水面上缓缓滑动,在浩渺的水域中,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孤寂感。

水生的蔬菜往往给人清逸的印象,但背后被忽略的劳作之苦,和被“莼鲈之思”省略的菰菜一样让人慨叹。

在不经意间,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已经走过了75个春秋,文学艺术生产、传播的环境和所面对的使命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学翻译亦是如此。尤其是在受到人工智能极大冲击的今天,思想与语言的生产变得便捷却脆弱。唯其如此,上海市文联、上海翻译家协会才显得尤为珍贵。因为在这里,有语言和文学的鲜活碰撞与交融;也是在这里,我们终于能够体会到,这种共同体性质的归属感才是战胜高科

技时代种种不安、惶恐和怀疑的制胜法宝。

生命在流动运行

赵松

院和日常世界,生成了此书的两条交错延伸的线索。而露易丝,这个“被困住的人”,无论在哪条线索中其实都只活在自己的那个爱的世界里。原本困住她的小镇、小农场和有名无实的婚姻以及精神病病人疗养院,都无法打破她的那个世界。想象中的深爱,似乎已足以让她坚持活到整个外在世界的瓦解。

只是这样一场发生在那个难有故事的小地方的闪电般的爱情,特雷弗就写出了第一部凄婉动人的杰作。他精准地抓住了一个关键点:即使在那些极其普通平凡的小人物的世界里,仍然潜伏着异常敏感、情如地火的灵魂,尽管它们早早就被狭隘的生活环境所禁锢,却仍然保有令生命力瞬间爆发的可能,需要的只是绝望中的某个触发的契机。露易丝和表弟就有着这样的灵魂,而这部小说里最为华彩的乐章,正是来自他们那既短暂又漫长的灵魂之爱。那个边缘世界闭塞而又荒芜,人们在精神上庸俗而又贫乏,可是,当露易丝与表弟的灵魂被爱火点燃,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场永恒焰火般的生命奇迹。

正因如此,露易丝才会笃信汉娜·阿尔特曼那段智者之言:

“一个人的生命不是循规有序的,生命在所有地方流动运行,在时间中进进出出。当下几乎无形,未来也不存在。只有爱情,在一个人生命的点点滴滴之中,才是至关重要的。”

彼此相爱。深爱与想象,让她独自度过了漫长而煎熬的后半生。

精神病疗养



一个海蓝色的梦 (布面油画) 黄伟勤

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有名句曰“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我们耳熟能详,其实对我来说,我也最爱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我尤其对残缺的雕像情有独钟,常常忍不住拍摄很多它们的照片。似乎因为残缺,它们揭示了原始宗教幻想里圆满的虚妄。应该不让我这样想,有那么多人赞美断臂的维纳斯,而不是上千万完好的维纳斯,可见残缺永远提供遗憾的情感驱动力,再加上对空无所能容纳的无数可能性的想象力。残缺的往往是稀少的,甚至是唯一的。记得十多年前环绕越南全境的旅行,三部相机留下了上千张的照片,但最后得以被选入我的代表作摄影集的,是我在旅游巴士上对路过的一个寺院惊鸿一瞥般拍下的半成品——照片本身也是半成品,不稳的构图,不凝固的轮廓,流逝的时间,如此种种都在念咏这句:“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相对应还有一句:“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捕风捉影,不是吗?在西方文明的源头——希腊废墟中有更多这样的感触。我一边拍,一边写下《那么多残破的苦难》这样的诗。

“我们配不上那么多残破的苦难吗?”我似乎听到游客们问。但就是如此,苦难有了重量,神话和诗具体化为那么多年代层层叠叠的雕塑残像,不再浮沉在爱琴海,被远山上的女神俯瞰,不再属于秘窟。

“一切都必须得忍受,因命运如此。”这是古希腊最著名的女诗人萨福的诗句,也是残章,她的诗也是因为几乎没有完整的存留而显得美,甚至更为新颖、现代。

在雅典考古博物馆,这一切比比皆是:那赶赴奥林匹克的跑者的腰肢被凭空消失;那拉庇泰的美少年被半人马永远钉制。还有那些哲学家——爱智者的头像、半胸像,他们也被囚禁在大理石方墩里只露出睿智的头。但更多的是断手的美少年美女,他们在恋爱尚未开始就被凝固,永远不得拥抱彼此——但我们这些可怜的活人,即使没有断手断臂也不得拥抱彼此。

这是何等悠古的遗憾啊。我想起我去过两次卢浮宫,唯一拍照的是一尊名不见经传的埃及女像,也是残破的。停转片刻,为了有人——不只是今天在卢浮宫的你我——要定睛看看她的寂寞。

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

廖伟棠



幸福的文艺家共同体

袁筱一

过,但是从此之后就和他们在一个共同体中了,甚至还有机会当面求教,那种幸福感,是难以描绘的。上海翻译家协会是一个温暖、谦和、散发着书卷气的共同体,上海市文联是上海“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城市精神的小缩影。因为大家的居住地都散落在大城市的不同的地方,平时见面的机会并不多,于是协会常年积累的几个品牌活动就成了大家难得一聚、坐而论道的典型场景。在市文联的指导下,至2025年,“金秋诗会”已经举办了到第34届,大家共同品味“诗与歌的邂逅”,共同欣赏过“中国:异域想象”,共同致敬过任世变化、始终都在的“大爱”,共同追随“新时代、新征程”。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举办的“上译杯”翻译竞赛也给了文学翻

译同道中人一年一次的相聚契机,

上海翻译家协会有如一块磁铁,将

新生的文学翻译的力量不断地吸引

到能够辐射的半径之内。

在文联,在协会内也经常会有青年沙龙、各

种文学艺术的展览、博物馆开馆、学

术会议等,都是大家不定期相

聚的缘由。这是很有“上海气

质”的相聚:咖啡的香气与书香

交织在一起,文艺既是学问,也

是生活气息的一部分。

在不经意间,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已经走过了75个春秋,文学艺术生产、传播的环境和所面对的使命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学翻译亦是如此。尤其是在受到人工智能极大冲击的今天,思想与语言的生产变得便捷却脆弱。唯其如此,上海市文联、上海翻译家协会才显得尤为珍贵。因为在这里,有语言和文学的鲜活碰撞与交融;也是在这里,我们终于能够体会到,这种共同体性质的归属感才是战胜高科

缺与满

费平

生活中,缺憾常有,而圆满不常有。就如,器满则爆、水满则溢。我每天剥煮鸡蛋,总见一头为空,难怪在一定时间内加热不易膨胀破碎,还未满缘故也。缺憾是事物发展的必然,圆满却是偶然。人不能太追求圆满,最好状态就是“求缺不求全”。人生在世,你此地得了,彼地就会失,反之亦然。我信奉:福,不能享尽,留三分给子孙;利,不能占尽,舍三分给别人;功,不可贪尽,让三分给他人。再说,缺憾与圆满是相对的,故而就有了“老天为你关上门的同时又打开了窗”之说。世间本就不存在十全十美,与其争执于圆满,不如豁达之心接纳缺憾。

十日谈

团结创造新征程

责编:刘芳

为艺术家们

拍摄肖像的过程

中,我也耳濡目染了他们德艺双馨的风范。